

中国古典名著文库丛书

【精装本】



漢書

「东汉」班固著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逾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居。

言我朝注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

心慷慨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亲。

伊予定之慢愚兮，怀贞寔之欢心。愿赐问而自进兮，得尚君之玉音。

奉虚言而望诚兮，期城南之离宫。修薄具而自设兮，君曾不肯乎幸临。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典名著文库丛书

漢書

「东汉」班固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书/(东汉)班固撰;罗文军编.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6.12

ISBN 7-80680-456-0

I. 汉... II. ①班...②罗... III. 中国—古代史—东汉时代—
—纪传体 IV. K234.1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2403 号

汉 书

[东汉]班固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

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利君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8 印张 1050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680-456-0/I·314

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410005)

前言

《汉书》亦称《前汉书》，东汉班固撰。

班固（公元 32—92 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据《汉书·叙传》所载，班固为名门望族出身，自称为楚贵族之裔，楚亡迁于晋、代间。其先祖自秦汉之交居于楼烦，“致马牛羊数百群”，汉初“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就为边地豪强。从五世祖班长起，由富渐贵，从豪强变为官吏。曾祖班况以大臣名家占籍长安，女为成帝婕妤好，家累千金，官至左曹越骑校尉。大伯祖班伯，通晓诗书，为定襄太守，“郡中震栗，咸称神明”。后官迁水衡都尉、侍中等职，为成帝亲信。二伯祖班婕妤亦受成帝器重。当时人谷永称：“建始、河平之际，评、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藏。”（《汉书·叙传》）祖班穉，哀帝时为广平相。父班彪，字叔皮，光武帝时，历任徐令、司徒掾望都长等职。他还是当时著名的学者，《论衡》的作者王充，就是他的学生。

班彪曾潜心研读司马迁的《史记》，认为其功不可没，但仍有不足。于是便“继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固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后汉书·班彪传》）班彪所作《史记后传》凡 65 篇（一说百余篇），依然为《史记》体裁。今《汉书》中如《元帝纪》、《成帝纪》、《韦贤传》、《元后传》等，即其原作，篇末赞语仍题有“司徒掾班彪曰”之字样。建武十三年（公元 54 年），班彪病故，班固继承父亲未竟之业，遂有《汉书》之作。

班固 16 岁入洛阳太学，及长，博览群书，熟谙汉朝掌故，在其父直接影响之下，亦专心汉史研究。23 岁父亡归乡居丧，以父所撰《史记后传》叙事未详，乃潜心继续撰述。明帝永平元年（公元 58 年），有人上告说他私改国史，被捕下京兆狱，其被抄的书稿也一并送往京师。其弟班超也赶往洛阳为其上书申辩。明帝见了班固所撰的书稿，觉得他才学卓著，对他非常赏识，便召他到京师校书部，做兰台令史。不久升迁为郎，典校秘书。在这期间，他与陈宗、尹敏、孟异等人撰成《世祖本纪》及

自撰《功臣》、《平林》、《公孙述》等列传 28 篇,这些著述后被编入《东观汉纪》。明帝复命他在兰台把其父未完成的《汉书》继续写下去。此后,班固便集中精力,“以著述为业”,一直到列章帝建初七年(公元 82 年),前后历时 25 年,基本完成了《汉书》的撰写。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 89 年),车骑将军窦宪出征,班固作为中护军,参预谋议。次年,行中郎将事。永元四年(公元 92 年),窦宪以外戚专权被黜而自杀,其宾客皆拿问,班固也受牵连,被免官、捕拿,死于狱中。固又以文学著名,所著诗文,后人辑有《班兰台集》,著名的诗赋有《两都赋》、《典引》、《宾戏》、《应讥》等。

班固撰《汉书》,采用了断代纪、传、表、志的体裁,进一步完善了司马迁《史记》开创的史书形式,成为后世正史不祧之宗。由于《汉书》本身称书,遂改《史记》的“书”为志。又因汉代不同于春秋战国,已无列国存在,也就不需要立世家,故省而并入列传。《汉书》记载起于汉高帝元年(公元前 206 年),迄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 23 年),即整个西汉一代共计 230 年的历史。分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原每篇一卷,即一百卷。后人将其中篇幅过长的篇卷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三卷,如《高祖纪》分为上下卷,《王莽传》分为上中下卷,《五行志》甚至分成五个分卷,这样就实际上成为一百二十卷的《汉书》了。

十二帝纪,是从汉高祖到平帝的编年大事纪。八表,前六表分别谱列王侯世系,后二表的《百官公卿表》记录秦、汉官制沿革和汉代公卿大臣的迁免;《古今人表》分历史人物为九等,是对汉代以前历史人物的评价。十志——《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是叙述古代到汉朝的典章制度和经济、文化概貌。七十传,除了个别人物为西汉之前外,主要是西汉一代的人物传记。这四个组成部分的形式尽管不同,但通过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和互相补充,就形成了《汉书》统一的整体。

班固为什么创立断代史书的体裁?一方面是由于他当时所处的东汉前期,政局相对稳定,东汉政权为加强封建统治,亟需总结前期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由于司马迁的《史记》仅止于武帝,天汉以后缺而不录。汉代学者从冯商、卫衡、杨雄、史岑到班彪等十数人,先后都曾做了《史记》的补续工作,但都不是一部独立的汉史。到了班固时,东汉王朝

为宣扬“汉承尧运”，为汉家刘氏歌功颂德，把汉朝的地位凌驾于秦朝之上，才以断代为史的。

《汉书》最大的特色是资料丰富，组织精密，叙事得当。正如范晔所评“文赡而事详”。以《志》论，《沟洫志》系统地叙述了秦汉的水利建设，其中收录的贾让《治河三策》，就是极为重要的水利学文献。《地理志》叙地理沿革和各地经济文化、风俗民情及海外交通，是正史中的第一部地理专著。《艺文志》不仅是我国目录学的开端，还是论述古代学术思想源流派别的文化史。《五行志》则保存了大量有关自然灾害、地震、日月蚀以及自然界种种反常现象的记载，至今不失为有用的科学资料。全书还收录了许多名臣奏疏，如《贾谊传》里的《治安策》，《晁错传》里的《募民徙塞下疏》及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公孙弘的贤良对策等。还如《汉书》对民族史的记载，也比《史记》要丰富得多，尤其新立《西域传》，记述安息、大月氏、大夏、犁靬、条支等中亚、西南亚诸国历史，已成为我国民族史和中亚、西南亚古民族史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汉书》文笔不及《史记》，这是古今公论，不必言讳。但《汉书》自有其长，范晔说：“若固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者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此话诚不失公道。

与《史记》比较，《汉书》在许多方面都有开创之功。比如在编排次序上，不像《史记》随写随编，不复次节，显得较为间杂。而《汉书》则全以时代为序，先专传、次类传，次边疆各族传，而以《王莽传》居末。对传以群雄始，以贼臣为末，为后世正史开了先例。又如，《史记》列传的篇名，或以姓标，或以字标，或以官标，或以爵标，体例杂乱不一。而《汉书》除诸王传外，概以姓或姓名标题，统一了体例。后世正史遂以为成法，守之不渝。

《汉书》的不足之处主要是思想观点比较保守，事事以儒家正统为准绳，又承袭了当时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过时了的东西，读者自当鉴别。

本书是用清光绪年间王先谦的《汉书补注》作为点校底本，并参照了他本及前人校勘成果。凡底本讹误，整理者改正者，用方括号〔 〕标出；底本讹误则用圆括号（ ）表示。

目 录

卷 一 上	高帝纪第一上	1
卷 一 下	高帝纪第一下	9
卷 二	惠帝纪第二	16
卷 三	高后纪第三	17
卷 四	文帝纪第四	19
卷 五	景帝纪第五	25
卷 六	武帝纪第六	28
卷 七	昭帝纪第七	37
卷 八	宣帝纪第八	40
卷 九	元帝纪第九	48
卷 十	成帝纪第十	53
卷 十 一	哀帝纪第十一	58
卷 十 二	平帝纪第十二	61
卷 十 三	异姓诸侯王表第一	64
卷 十 四	诸侯王表第二	64
卷 十 五 上	王子侯表第三上	65
卷 十 五 下	王子侯表第三下	66
卷 十 六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	66
卷 十 七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	67
卷 十 八	外戚恩泽侯表第六	67
卷 十 九 上	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68
卷 十 九 下	百官公卿表第七下	73
卷 二 十	古今人表第八	73
卷 二 十 一 上	律历志第一上	73
卷 二 十 一 下	律历志第一下	82
卷 二 十 二	礼乐志第二	97
卷 二 十 三	刑法志第三	107

卷二十四上	食货志第四上	114
卷二十四下	食货志第四下	121
卷二十五上	郊祀志第五上	130
卷二十五下	郊祀志第五下	140
卷二十六	天文志第六	149
卷二十七上	五行志第七上	164
卷二十七中之上	五行志第七中之上	173
卷二十七中之下	五行志第七中之下	185
卷二十七下之上	五行志第七下之上	195
卷二十七下之下	五行志第七下之下	205
卷二十八上	地理志第八上	216
卷二十八下	地理志第八下	233
卷二十九	沟洫志第九	250
卷三十	艺文志第十	256
卷三十一	陈胜项籍列传第一	273
卷三十二	张耳陈馀传第二	283
卷三十三	魏豹田儋韩王信传第三	287
卷三十四	韩彭英卢吴传第四	291
卷三十五	荆燕吴传第五	301
卷三十六	楚元王传第六	307
卷三十七	季布栾布田叔传第七	319
卷三十八	高五王传第八	322
卷三十九	萧何曹参传第九	327
卷四十	张陈王周传第十	332
卷四十一	樊酈滕灌傅靳周传第十一	343
卷四十二	张周赵任申屠传第十二	350
卷四十三	酈陆朱刘叔孙传第十三	353
卷四十四	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	360
卷四十五	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	366
卷四十六	万石卫直周张传第十六	374
卷四十七	文三王传第十七	377
卷四十八	贾谊传第十八	381
卷四十九	爰盎晁错传第十九	391

卷	五	十	张冯汲郑传第二十	400
卷	五	十	贾邹枚路传第二十一	405
卷	五	十	窦田灌韩传第二十二	416
卷	五	十	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	423
卷	五	十	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	430
卷	五	十	卫青霍去病传第二十五	439
卷	五	十	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445
卷	五	十	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上	454
卷	五	十	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下	460
卷	五	十	公孙弘卜式兒宽传第二十八	465
卷	五	十	张汤传第二十九	471
卷	六	十	杜周传第三十	476
卷	六	十	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	483
卷	六	十	司马迁传第三十二	487
卷	六	十	武五子传第三十三	495
卷	六	十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上	503
卷	六	十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下	512
卷	六	十	东方朔传第三十五	519
卷	六	十	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三十六	526
卷	六	十	杨胡朱梅云传第三十七	534
卷	六	十	霍光金日磾传第三十八	540
卷	六	十	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	549
卷	七	十	傅常郑甘陈段传	557
卷	七	十	隗疏于薛平彭传第四十一	566
卷	七	十	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	571
卷	七	十	韦贤传第四十三	583
卷	七	十	魏相丙吉传第四十四	591
卷	七	十	睦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	596
卷	七	十	赵尹韩张两王传第四十六	608
卷	七	十	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第四十七	620
卷	七	十	萧望之传第四十八	627
卷	七	十	冯奉世传第四十九	633
卷	八	十	宣元六王传第五十	637

卷	八	十	一	匡张孔马传第五十一	642
卷	八	十	二	王商史丹傅喜传第五十二	653
卷	八	十	三	薛宣朱博传第五十三	657
卷	八	十	四	翟方进传第五十四	664
卷	八	十	五	谷永杜邺传第五十五	672
卷	八	十	六	何武王嘉师丹传第五十六	681
卷	八	十	七上	扬雄传第五十七上	690
卷	八	十	七下	扬雄传第五十七下	696
卷	八	十	八	儒林传第五十八	702
卷	八	十	九	循吏传第五十九	712
卷	九	十		酷吏传第六十	718
卷	九	十	一	货殖传第六十一	726
卷	九	十	二	游侠传第六十二	729
卷	九	十	三	佞幸传第六十三	736
卷	九	十	四上	匈奴传第六十四上	742
卷	九	十	四下	匈奴传第六十四下	756
卷	九	十	五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	768
卷	九	十	六上	西域传第六十六上	777
卷	九	十	六下	西域传第六十六下	785
卷	九	十	七上	外戚传第六十七上	796
卷	九	十	七下	外戚传第六十七下	806
卷	九	十	八	元后传第六十八	818
卷	九	十	九上	王莽传第六十九上	825
卷	九	十	九中	王莽传第六十九中	841
卷	九	十	九下	王莽传第六十九下	855
卷	一	百	上	叙传第七十上	869
卷	一	百	下	叙传第七十下	876

汉书卷一上 高帝纪第一上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宽仁爱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吏，为泗上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貰酒，时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饮，酒讎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高祖常繇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辟仇，从之客，因家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给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酒阑，吕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后。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箕帚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卒与高祖。吕公女即吕后也，生孝惠帝、鲁元公主。高祖尝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铺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也。”令相两子，见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公主，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及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儿子皆以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

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也。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亭，止饮，夜皆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问嫗何哭，嫗曰：“人杀吾子。”人曰：“嫗子何为见杀？”嫗曰：“吾子，白帝

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姬为不诚，欲苦之，姬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厭当之。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陈涉起蕲。至陈，自立为楚王，遣武臣、张耳、陈馀略赵地。八月，武臣自立为赵王。郡县多杀长吏以应涉。九月，沛令欲以沛应之。掾、主吏萧何、曹参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帅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以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高祖。高祖之众已数百人矣。

于是樊哙从高祖来。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高祖。高祖乃书帛射城上，与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令共诛令，择可立之，以应诸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父老乃帅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高祖，欲以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择可者。”萧、曹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高祖。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奇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高祖数让。众莫肯为，高祖乃立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沛廷，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也。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是月，项梁与兄子羽起吴。田儵与从弟荣、横起齐，自立为齐王。韩广自立为燕王。魏咎自立为魏王。陈涉之将周章西入关，至戏，秦将章邯距破之。

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方与，还守丰。秦泗川监平将兵围丰。二日，出与战，破之。令雍齿守丰。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壮兵败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杀之。沛公还军亢父，至方与。赵王武臣为其将所杀。十二月，楚王陈涉为其御庄贾所杀。魏人周市略地丰沛，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沛公攻丰，不能取。沛公还之沛，怨雍齿与丰子弟畔之。

正月，张耳等立赵后赵歇为赵王。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为楚王，在留。沛公往从之，道得张良，遂与俱见景驹，请兵以攻丰。时章邯从陈，别将司马卬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砀。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还收兵聚留。二月，攻砀，三日拔之。收砀兵，得六千人，

与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还击丰，不下。四月，项梁击杀景驹、秦嘉，止薛，沛公往见之。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沛公还，引兵攻丰，拔之。雍齿奔魏。

五月，项羽拔襄城还。项梁尽召别将。六月，沛公如薛，与项梁共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章邯破杀魏王咎，齐王田儋于临济。七月，大霖雨。沛公攻亢父。章邯围田荣于东阿。沛公与项梁共救田荣，大破章邯东阿。田荣归，沛公、项羽追北，至城阳，攻屠其城。军濮阳东，复与章邯战，又破之。

章邯复振，守濮阳，环水。沛公、项羽去攻定陶。八月，田荣立田儋子市为齐王。定陶未下，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与秦军战，大败之，斩三川守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

项梁再破秦军，有骄色。宋义谏，不听。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衔枚击项梁定陶，大破之，杀项梁。时连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项羽方攻陈留，闻梁死，士卒恐。乃与将军吕臣引兵而东，徙怀王自盱台都彭城。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魏咎弟豹自立为魏王。后九月，怀王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武安侯，将砀郡兵。以羽为鲁公，封长安侯。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章邯已破项梁，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王歇，大破之。歇保巨鹿城，秦将王离围之。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初，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羽怨秦破项梁，奋势，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强悍祸贼，尝攻襄城，襄城无噍类，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项羽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卒不许羽，而遣沛公西收陈王、项梁散卒。乃道砀至城阳与杠里，攻秦军壁，破其二军。

秦三年十月，齐将田都畔田荣，将兵助项羽救赵。沛公攻破东郡尉于成武。十一月，项羽杀宋义，并其兵渡河，自立为上将军，诸将黥布等皆属。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刚武侯，夺其军四千余人，并之，与魏将皇欣、武满军合、攻秦军，破之。故齐王建孙田安下济北，从项羽救赵。羽大破秦军巨鹿下，虏王离，走章邯。二月，沛公从砀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下。沛公西过高阳，酈食其为里监门，曰：“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度。”乃求见沛公。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酈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食其说沛公袭陈留。沛公以为广野君，以其弟商为将，将陈留兵。三月，攻开封，未拔。西与秦将杨熊会战白马，又战曲遇东，大破之。杨熊走之荥阳，二世使使斩之以徇。四月，南攻颍川，屠

之。因张良遂略韩地。时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南，战雒阳东，军不利，从轘辕至阳城，收军中马骑。六月，与南阳守龁战犨东，大破之。略南阳郡，南阳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过宛西。

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军从他道还，偃旗帜，迟明，围宛城三匝。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县连城数十，其吏民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乘城。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必随足下。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足下通行无所累。”沛公曰：“善。”七月，南阳守龁降，封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引兵西，无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还攻胡阳，遇番君别将梅锬，与偕攻析、郾，皆降。所过毋得卤掠，秦民喜。遣魏人宁昌使秦。是月章邯举军降项羽，羽以为雍王。瑕丘申阳下河南。八月，沛公攻武关，入秦。秦相赵高恐，乃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不许。九月，赵高立二世兄子子婴为秦王。子婴诛灭赵高，遣将兵距峽关。沛公欲击之，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愿先遣人益张旗帜于山上为疑兵，使郾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啗以利。”秦将果欲连和，沛公欲许之。张良曰：“此独其将欲叛，恐其士卒不从，不如因其怠懈击之。”沛公引兵绕峽关，逾蕞山，击秦军，大破之蓝田南。遂至蓝田，又战其北，秦兵大败。

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枳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十一月，召诸县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至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沛公让不受，曰：“仓粟多，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羽号曰雍王，王关中。即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关，毋内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计，从之。十二月，项羽果帅诸侯兵欲西入关，关门闭。闻沛公已定关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遂

至戏下。沛公左司马曹毋伤闻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亚父范增说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今闻其入关，珍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气，皆为龙，成五色，此天子气。急击之，勿失。”于是飨士，旦日合战。是时，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会羽季父左尹项伯素善张良，夜驰见张良，具告其实，欲与俱去，毋特俱死。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义。”乃与项伯俱见沛公。沛公与伯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无所敢取，籍吏民，封府库，待将军。所以守关者，备他盗也。日夜望将军到，岂敢反邪！愿伯明言不敢背德。”项伯许诺，即夜复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来谢。”项伯还，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兵，公巨能入乎？且人有大功，击之不祥，不如因善之。”羽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见羽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不自意先入关，能破秦，与将军复相见。今者有小人言，令将军与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毋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饮。范增数目羽击沛公，羽不应。范增起，出谓项庄曰：“君王为人不忍，汝入以剑舞，因击沛公，杀之。不者，汝属且为所虏。”庄入为寿。寿毕，曰：“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因拔剑舞。项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樊哙闻事急，直入，怒甚。羽壮之，赐以酒。哙因谯让羽。有顷，沛公起如厕，招樊哙出，置车官属，独骑，与樊哙、靳强、滕公、纪成步，从间道走军，使张良留谢羽。羽问：“沛公安在？”曰：“闻将军有意督过之，脱身去，间至军，故使臣献璧。”羽受之。又献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属今为沛公虏矣！”沛公归数日，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灭。秦民大失望。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专主约！本定天下，诸将与籍也。”

春正月，阳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二月，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都南郑。三分关中，立秦三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董翳为翟王，都高奴。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赵将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当阳君英布为九江王，都六。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番君吴芮为衡山王，都邾。故齐王建孙田安为济北王。徙魏王豹为西魏王，都平阳。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为燕王，都蓟。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齐将田都为齐王，都临菑。徙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为常山王。汉王怨羽之背约，欲攻之，丞相萧何谏，乃止。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

诸侯人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张良辞归韩，汉王送至褒中，因说汉王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亦视项羽无东意。

汉王既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多道亡还者。韩信为治粟都尉，亦亡去，萧何追还之，因荐于汉王，曰：“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于是汉王齐戒设坛场，拜信为大将军，问以计策。信对曰：“项羽背约而王君王于南郑，是迁也。吏卒皆山东之人，日夜企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向。”因陈羽可图、三秦易并之计。汉王大说，遂听信策，部署诸将。留萧何收巴笱租，给军粮食。五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雍王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战好畤，又大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如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而遣诸将略地。田荣闻羽徙齐王市于胶东而立田都为齐王，大怒，以齐兵迎击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田荣杀田市，自立为齐王。时彭越在巨野，众万余人，无所属。荣与越将军印，因令反梁地。越击杀济北王安，荣遂并三齐之地。燕王韩广亦不肯徙辽东。秋八月，臧荼杀韩广，并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汉。初，项梁立韩后公子成为韩王，张良为韩司徒。羽以良从汉王，韩王成又无功，故不遣就国，与俱至彭城，杀之。及闻汉王并关中，而齐、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距汉。令萧公角击彭越，越败角兵。时张良徇韩地，遗羽书曰：“汉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羽以故无西意，而北击齐。九月，汉王遣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从南阳迎太公、吕后于沛。羽闻之，发兵距之阳夏，不得前。

二年冬十月，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于郴。陈馥亦怨羽独不王己，从田荣借助兵，以击常山王张耳。耳败走降汉，汉王厚遇之。陈馥迎代王歇还赵，歇立馥为代王。张良自韩间行归汉，汉王以为成信侯。汉王如陕，镇抚关外父老。河南王申阳降，置河南郡。使韩太尉韩信击韩，韩王郑昌降。十一月，立韩太尉信为韩王。汉王还归，都栢阳，使诸将略地，拔陇西。以万人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故秦苑囿园池，令民得田之。春正月，羽击田荣城阳，荣败走平原，平原民杀之。齐皆降楚，楚焚其城郭，齐人复畔之。诸将拔北地，虏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三月，汉王自临晋渡河，魏王豹降，将兵从。下河内，虏殷王卬，置河内郡。至脩武，陈平亡楚来降。汉王与语，说之，使参乘，监诸将。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

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汉王曰：“善。非夫子无所闻。”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夏四月，田荣弟横收得数万人，立荣子广为齐王。羽虽闻汉东，既击齐，欲遂破之而后击汉，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东伐楚。到外黄，彭越将三万人归汉。汉王拜越为魏相国，令定梁地。汉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货赂，置酒高会。羽闻之，令其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从鲁出胡陵，至萧，晨击汉军，大战彭城灵壁东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砂石，昼晦，楚军大乱，而汉王得与数十骑遁去。过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汉王道逢孝惠、鲁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二子。滕公下收载，遂得脱。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反遇楚军，羽常置军中以为质。诸侯见汉败，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吕后兄周吕侯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砀。

汉王西过梁地，至虞，谓谒者随何曰：“公能说九江王布使举兵畔楚，项王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添下必矣。”随何往说布，果使畔楚。五月，汉王屯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韩信亦收兵与汉王会，兵复大振。与楚战荥阳南京、索间，破之。筑甬道，属河，以取敖仓粟。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则绝河津，反为楚。六月，汉王还栎阳。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雍地定，八十余县，置河上、渭南、中地、陇西、上郡。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祠之。兴关中卒乘边塞。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秋八月，汉王如荥阳，谓酈食其曰：“缓颊往说魏王豹，能下之，以魏地万户封生。”食其往，豹不听。汉王以韩信为左丞相，与曹参、灌婴俱击魏。食其还，汉王问：“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骑将谁也？”曰：“冯敬。”曰：“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卒将谁也？”曰：“项它。”曰：“是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九月，信等虏豹，传诣荥阳。定魏地，置河东、太原、上党郡。信使人请兵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汉王与之。

三年冬十月，韩信、张耳东下井陘击赵，斩陈馥，获赵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随何既说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项声、龙且攻布，布战不胜。十二月，布与随何间行归汉。汉王分之兵，与俱收兵至成皋。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